



蒼曝雜記

上

イ 5
117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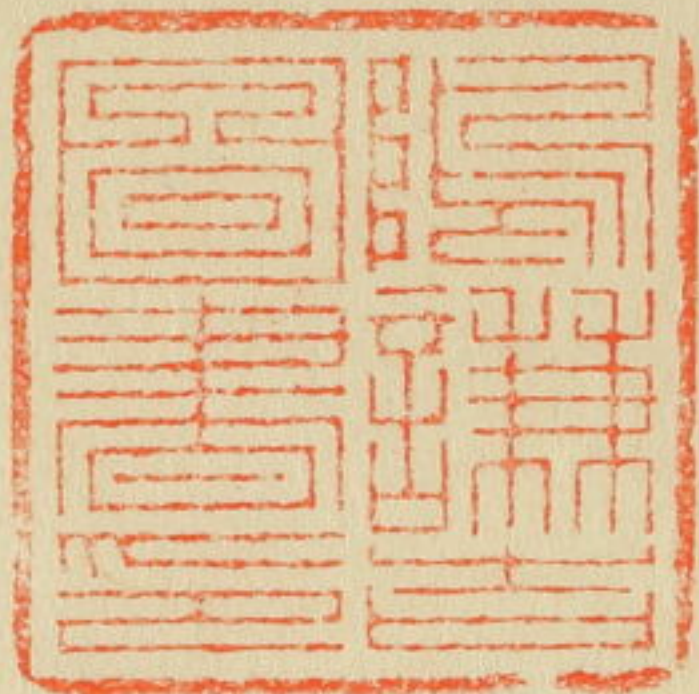
# 簷曝雜記

簷曝雜記序



清趙甌北所著簷曝雜記凡六卷孫星衍作甌北墓誌銘具載所著書目亦曰簷曝襍記六卷今書估向榮堂就其原本所翻刻止四卷者蓋據甌北詩集自注曰雜記四卷云按雜記六卷前四卷則每卷必署其卷數後二卷則闕不署焉且其記事舛例散漫無統比前四卷每條立目制裁秩然者復不同要之前四卷甌北生前所自訂而後二卷係歿後其子弟搜索零碎筆記以足成者無疑矣

門 4 節  
號 117  
卷 1





然則向榮堂此舉不可謂無所見也夫甌北博物  
洽聞尤長詩文又能達鍊朝章國典及兵略當時  
稱為一代冠冕則瑣々此襍記固其緒餘耳雖然  
事奇而實文簡而理非近時諸說部所能及則讀  
者自知之詎俟余饒舌乎

文政戊子杪冬 焯田榕齋老人奧山翼撰

翼

恭齋三千書

三十

簷曝雜記卷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軍機處

軍機處本內閣之分局 國初承前明舊制機務出納  
悉關內閣其軍事付議政王大臣議奏康熙中 諭旨  
或有令南書房翰林撰擬是時南書房最為親切地如  
唐翰林學士掌內制也雍正年間用兵西北兩路以內  
閣在太和門外倮直者多慮漏泄事機始設軍需房於  
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  
處地近宮庭便於宣召為軍機大臣者皆親臣重臣於  
是承旨出政皆在於此矣直廬初僅板屋數間



今上特命改建瓦屋然擬旨猶軍機大臣之事先是  
世宗憲皇帝時皆桐城張文和公廷玉爲之  
今上初年文和以汪文端公由敦長於文學特薦入以  
代其勞乾隆十二三年間金川用兵皆文端筆也國  
書則有舒文襄赫德及大司馬班公第蒙古文則百里  
藩院納公延泰皆任屬草之役迨傅文忠公恆領揆席  
滿司員欲藉爲見才營進地文忠始稍假之其始不過  
短幅片紙後則無一非司員所擬矣文端見滿司員如  
此而漢文猶必自己出嫌於攬持乃亦聽司員代擬相  
沿日久遂爲軍機司員之專職雖  
上亦知司員所爲其司員亦不必皆由內閣入凡部院

之能事者皆得進焉而員數且數倍於昔此軍機前後  
不同之故事也

按出納詔命魏以來皆屬中書故六朝時中書令極  
貴必以重臣爲之而中書令官尊不常親奏事多令  
中書舍人入奏於是中書舍人亦最爲權要地唐初  
猶然高宗時始分其職於北門學士元宗時又移於  
翰林學士於是中書門下之權稍輕迨唐中葉以後  
宦者操國柄設爲樞密使之職生殺予奪皆由此出  
而學士及中書俱承其下流是以樞密一官極爲權  
要昭宗時大誅宦官宮中無復奄寺始命蔣元暉爲  
之此樞密移於朝臣之始地居要津人所競羨故宣



徽使孔循欲得其處輒譖元暉於朱全忠而殺之朱梁改爲崇政院以敬翔爲使後唐復名樞密以郭崇韜爲使明宗時安重誨爲使晉高祖以樞密使劉處尙不稱職乃廢此職歸其印於中書而樞密院學士亦廢出帝時桑維翰復之再爲樞密使周世宗時王朴爲之是五代時之樞密院卽六朝之中書其於唐則國初之中書中葉之學士末季之樞密合而爲一者也至宋金則樞密使專掌兵事與宰相分職當時謂之兩府而他機務不與焉元時軍國事皆歸中書省明太祖誅胡惟庸後廢中書省不設令六部各奏事由是事權盡歸宸斷然一日萬機登記撰錄不能

不設官掌其事故永樂中遂有內閣之設批答本章撰擬諭旨漸復中書省之舊其後天子與閣臣不常見有所諭則命內監先寫事日付閣撰文於是宮內有所謂秉筆太監者其權遂在內閣之上與唐之樞密院無異矣本朝則宦寺不得與政

世祖章皇帝親政之初卽日至票本房使大學士在御前票擬康熙中雖有南書房擬旨之例而機事仍屬內閣雍正以來本章歸內閣機務及用兵皆軍機大臣承旨

天子無日不與大臣相見無論宦寺不得參卽承旨諸大臣亦祇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



按五代宋金樞密院皆有學士供草制  
今軍機司員亦猶是時之樞密院學士

廷寄

軍機處有廷寄諭旨凡機事慮漏泄不便發抄者則軍機大臣面承後擬擬進呈發出即封入紙函用辦理軍機處銀印鈐之交兵部加封發驛馳遞其遲速皆由軍機司員判明於函外曰馬上飛遞者不過日行三百里有緊急則另判日行里數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者即此一事已為前代所未有機事必頒發而後由部行文則已傳播人口且驛遞遲緩探事者可催捷足先驛遞而到自有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此例自雍正年間始其格式乃張文和所奏定也

軍機印存大內需用則請出用畢即繳進自用兵以來軍報旁午日或數起難於屢請屢繳故每請印出則鈐就封函數百以便隨時取用而封函無專員收掌不免狼籍遺失宜專派一員登記月日數目庶更為慎重  
軍機大臣同進見

軍機大臣同進見自傅文忠公始  
上初年惟訥公親一人承旨訥公能強記而不甚通文義每傳一旨令汪文端擬擬訥公惟恐不得當輒令再換有屢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傳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頗苦之然不敢較也時傅文忠在旁竊不平迨平金川歸首揆席則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



忘乞令軍機諸大臣同進見於是遂爲例諸臣旣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實亦稍釋獨記之勞然

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後閱內閣本章畢有所商確又獨召文忠進見時謂之晚面云

軍機不與外臣交接

往時軍機大臣罕有與督撫外吏相接者前輩嘗言張文和公在雍正年間最承

寵眷然門無竿牘餽禮有價值百金者輒卻之訥公親當

今上初年亦最蒙眷遇然其人雖苛刻而門庭峻絕無有能干以私者余入軍機已不及見二公時傳文忠

爲首揆頗和易近情矣然外吏莫能登其門督撫皆平交不恃爲奧援也余在汪文端第凡書牘多爲作答見湖撫陳文恭伴函不過獐錦二端閩撫潘敏惠公同年也餽節亦不過葛紗而已至軍機司員更莫有過而問者閩督楊某被劾入京人各送幣毳數事值三十餘金顧北墅雲入直詫爲異事謂生平未嘗見此重餽也王漱田日杏所識外吏稍多扈從

南巡途次間有贈遺歸裝剩百金過端午節充然有餘輒沾沾誇於同列是時風氣如此

軍機非特不與外吏接也卽在京部院官亦少往還余初入時見前輩馬少京兆璟嘗正襟危坐有部院



官立階前輒拒之曰此機密地非公等所宜至也同直中有與部院官交語者更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敢置一詞云

軍機擬之速

軍機撰述諭旨向例撰定後於次日進呈自西陲用兵軍報至輒遞入所述旨亦隨撰隨進或巡幸在途馬上降旨傳文忠面奉後使軍機司員歇馬撰繕馳至頓宿之行營進奏原不爲遲也然此營至彼營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兩營之間尙有一尖營以備聖駕中途小憩者國語謂之烏墩司員欲誇捷遂倉猝繕就急飛馳至烏墩進奏名曰趕烏墩斯固敏速集

事然限於晷刻究不能曲盡事理每煩御筆改定云

軍機直舍

余直軍機時直舍卽在軍機大臣直廬之西僅屋一間半又逼近隆宗門之牆故窄且暗後遷於對面北向之屋五間與滿洲司員同直則余已改官不復入直矣扈從木蘭時戎帳中無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黃匣作書案而懸腕書之夜無燈檠惟以鐵絲燈籠作座置燈盤其上映以作字偶縈拂輒蠟淚污滿身非特戎帳中爲然木蘭外有行宮處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歸田後歲庚子

上南巡余恭迎於宿遷見行宮之軍機房明牕淨几



華裯繡琰當筆者倚隱囊欹而坐頗顧盼自雄余不覺  
爽然失也

聖躬勤政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長夏時天已向明至冬月纔五更  
盡也時同直軍機者十餘人每夕畱一人宿直舍又恐  
詰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則每日輪一人早入相助謂  
之早班率以五鼓入平時不知

聖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

上自寢宮出每過一門必鳴爆竹一聲余輩在直舍遙  
聞爆竹聲自遠漸近則知

聖駕已至乾清宮計是時尚須燃燭寸許始天明也

余輩十餘人閱五六日輪一早班已覺勞苦孰知

上日日如此然此猶尋常無事時耳當西陲用兵有軍  
報至雖夜半亦必

親覽趣召軍機大臣指示機宜動千百言余時撰擬自  
起草至作楷進呈或需一二時

上猶披衣待也

聖學一

上聖學高深才思敏贍為古今所未有

御製詩文如神龍行空瞬息萬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  
學碑文屬草不過五刻成數千言讀者想見

神動天隨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尋常碑記之類亦有



命汪文端具草者文端以屬余余悉意結構既成文端又斟酌盡善及進呈

御筆刪改往往有十數語只用一二語易之轉覺爽勁者非親見斧削之迹不知

聖學之真不可及也

聖學二

上每晨起卽進膳膳後閱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撫摺子畢以次召見諸大臣或一人獨見或數人同見日必四五起最後見軍機大臣指示機務訖有銓選之文武官則吏兵二部各以其員引見見畢日加已皆燕閒時矣或作書或作畫而詩尤爲常課日必數首皆用 硃筆

作草令內監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文學者用摺紙楷書之謂之詩片遇有引用故事而 御筆令註之者則諸大臣歸遍繙書籍或數日始得有終不得者

上亦弗怪也余扈從木蘭時讀 御製雨獵詩有著製二字一時不知所出後始悟左傳齊陳成子帥師救鄭篇衣製杖戈註云製雨衣也又用兵時 諭旨有硃筆增出埋根首進四字亦不解所謂後偶閱後漢書馬融傳中始得之謂決計進兵也

聖學淵博如此豈文學諸臣所能仰副萬一哉余直軍機時見詩片乃汪文端劉文正所書其後劉文定繼之由詩片鈔入詩本則內監之職迨于文襄供奉并詩本



亦手自繕寫矣

御製詩每歲成一本高寸許

聖射

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見武官畢即在宮門外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為率番必三矢每發輒中圓的九矢率中六七此余所常見者已已歲十月偶在大西門前射九矢九中錢東麓汝誠嘆為異事作聖射記進呈不知

聖藝優嫻每射皆如此不足為異也

皇子讀書

本朝家法之嚴即皇子讀書一事已迥絕千古余內直時屆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時部院百官未有至者

惟內府蘇喇數人

謂閒散白身人在內府供役者

往來黑暗中殘睡未醒時

復倚柱假寐然已隱隱望見有白紗燈一點入隆宗門則皇子進書房也吾輩窮措大專恃讀書為衣食者

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體乃日日如是既入書

房作詩文每日皆有程課未刻畢則又有滿洲師傅教

國書習國語及騎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則文學安得

不深武事安得不嫻熟宜乎皇子孫不惟詩文書畫

無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敗理亂已了然於胸中

以之臨政復何事不辦因憶昔人所謂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阿保之手如前朝官庭間逸惰尤甚皇子十餘歲

始請出閣不過官僚訓講片刻其餘皆婦寺與居復安



望其明道理，獨事機哉。然則我朝諭教之法，豈惟歷代所無，卽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皇子善射，一日至張三營行宮。

上坐較射，皇子皇孫以次射，皇次孫綿文方八

歲，亦以小弓箭一發，中的再發，再中。

上大喜，諭令再中一矢，賞黃馬褂，果又中一矢，輒收

弓矢跪於前。

上若爲弗解其意者，問何欲，仍跪而不言。

上大笑，趣以黃馬褂衣之，倉卒間不得小褂，則以大者

裹之，抱而去。童年嫻射，已是異事，而此種機警在。

至尊前自然流露，非有人教之，信天畀也。

慶典

皇太后壽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乾隆十六年屆六

十，慈壽中外，臣僚紛集京師，舉行大慶，自西華門至西

直門外之高梁橋，十餘里，中各有分地，張設燈綵，結撰

樓閣，天街本廣闊，兩旁遂不見市廛，錦繡山河，金銀官

闕，剪綵爲花，鋪錦爲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

不可名狀，每數十步，間一戲臺，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

僂童妙伎，歌扇舞衫，後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顧方驚，右

盼復眩，遊者如入蓬萊仙島，在瓊樓玉宇中，聽霓裳曲，

觀羽衣舞也。其景物之工，亦有巧於點綴而不甚費者。



或以色絹爲山岳形錫箔爲波濤紋甚至一蟠桃大數間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廣東所構翡翠亭廣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萬眼楚省之黃鶴樓重簷三層牆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鏡則爲廣榭中以大圓鏡嵌藻井之上四旁則小鏡數萬鱗砌成牆人一入其中卽一身化千百億身如左慈之無處不在真天下之奇觀也時街衢惟聽婦女乘輿士民則騎而過否則步行繡轂雕鞍填溢終日余凡兩遊焉此等勝會千百年不可一遇而余得親身見之豈非厚幸哉京師長至月已多風雪寒侵肌骨而是年自初十日至二十五日無一陣風無一絲雨晴和暄暖如春三

月光景謂非天心協應助此慶會乎二十四日

皇太后鑾輿自郊園進城

上親騎而導金根所過纖塵不興文武千官以至大臣命婦京師士女簪纓冠帔跪伏滿途

皇太后見景色鉅麗殊嫌繁費甫入宮卽命撤去以是辛巳歲

皇太后七十萬壽儀物稍減後

皇太后八十萬壽

皇上八十萬壽聞京師鉅典繁盛均不減辛未而余已出京不及見矣

大戲



內府戲班子弟最多袍笏甲冑及諸裝具皆世所未有  
余嘗於熱河行宮見之

上秋彌至熱河蒙古諸王皆觀中秋前二日爲萬壽  
聖節是以月之六日卽演大戲至十五日止所演戲幸  
用西遊記封神傳等小說中神仙鬼怪之類取其荒幻  
不經無所觸忌且可憑空點綴排引多人離奇變詭作  
大觀也戲臺濶九筵凡三層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  
自下突出者甚至兩廂樓亦作化人居而跨駝舞馬則  
庭中亦滿焉有時神鬼畢集面具千百無一相肖者神  
仙將出先有道童十二三歲者作隊出場繼有十五六  
歲十七八歲者每隊各數十人長短一律無分寸參差

舉此則其他可知也又按六十甲子扮壽星六十人後  
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來慶賀攜帶道童不計其  
數至唐元柴僧雷音寺取經之日如來上殿迦葉羅漢  
辟支聲聞高下分九層列坐幾千人而臺仍綽有餘地

烟火

上元夕西廠舞燈放烟火最盛清晨先於圓明園宮  
門列烟火數十架藥線徐引燃成界畫欄杆五色每架  
將完中復燒出寶塔樓閣之類并有籠鴿及喜鵲數十  
在盒中乘火飛出者未申之交駕至西廠先有八旗  
騙馬諸戲或一足立鞍鞵而馳者或兩足立馬背而馳  
者或扳馬鞍步行而並馬馳者或兩人對面馳來各在



馬上騰身互換者或甲騰出乙在馬上戴甲於首而馳者曲盡馬上之奇日既夕則樓前舞燈者三千人列隊馬口唱太平歌各執綵燈循環進止各依其綴兆一轉旋則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轉成平字以次作萬歲字又以次合成太平萬歲字所謂太平萬歲字當中也舞罷則烟火大發其聲如雷霆火光燭半空但見千萬紅魚奮迅跳躍於雲海內極天下之奇觀矣

木蘭殺虎

上較獵木蘭如聞有虎以必得為期初出塞過青石梁至地名兩間房者其地最多虎虎槍人例須進一二虎其職役也乾隆二十二年秋余扈從木蘭一日停圍

上賜宴蒙古諸王方演劇而蒙古兩王相耳語

上瞥見趣問之兩王奏云適有奴子來報奴等營中白

晝有虎來搏馬是以相語

蒙古王隨駕另駐營在大營數里外

上立命止樂騎而出侍衛倉猝隨虎槍人聞之疾馳始及探得虎窩僅兩小虎在

上命一侍衛取以來方舉手小虎忽作勢侍衛稍陝輪

上立褫其翎頂適有小蒙古突出攫一虎挾入左腋又

攫一虎挾入右腋

上大喜卽以所褫侍衛翎頂予之其時虎父已遠惟虎母戀其子猶在前山回顧虎槍人盡力追之歷重巘騰

絕澗



上勒馬待至日將酉始得虎歸虎槍人被傷者三人一最重賞孔雀翎一枝銀二百兩其二各銀百兩虎已死用橐駝負而歸列於幔城自頭至尻長八九尺毛已淺紅色蹄粗至三四圍蓋虎中之最大者

跳駝撩腳雜戲

未至木蘭之前途次每到行宮

上輒坐宮門外較射畢有跳駝布庫諸戲皆以習武事也跳駝者牽駝高八尺以上者立於庭捷足者在駝旁忽躍起越駝背而過到地仍直立不仆亦絕技也布庫亦謂之撩脚本徒手相搏而專賭腳力勝敗以仆地爲定其人皆白布短衫窄袖而領及襟率用布七八層

密縫之使堅韌不可碎初則兩兩作勢各欲俟隙取勝繼則互相扭結以足相掠稍一失卽拉然仆矣旣仆則斂手退勝者跪飲一卮而去

蒙古詐馬戲

上每歲行獮非特使旗兵肄武習勞實以駕馭諸蒙古使之畏威懷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

上至熱河近邊諸蒙古王公例來迎謁秋八月萬壽節行宮演大戲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賜蟒緞諸物行圍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也每行圍質明趨事其王公侍

上左右聽指揮惟謹十餘圍後必諏日進宴



上親臨之是日設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隨駕之王公大臣奏樂多絃索極可聽又陳布庫詐馬諸戲布庫不如御前人而詐馬乃其長技也其法驅生駒之未羈勒者千百羣令善騎者持長竿竿頭有繩作圈絡突入駒隊中駒方驚而持竿者已繩繫駒首舍已馬跨駒背以絡絡之駒弗肯受輒跳躍作人立而驛騎者夾以兩足終不下須臾已絡首而駒即帖伏矣此皆蒙古戲以供睿賞者也歲歲如此不特上下情相浹且馴而習之於驅策之中意至深遠也又喀爾喀四大部地最遠每歲則以一部來入覲

上雖歲歲出塞而其部須四年一覲若間歲一出則其入覲須八年矣此又馭喀爾喀之長計也

犬斃虎

虎食犬常也獨圍場中犬能斃虎其犬銳喙高足身細而長望之如蛇之四足者侍衛逐虎不能及則喉犬突而前喉必三犬虎方奔不暇回噬一犬前嚙其後足虎掙而脫一犬又噬其一足虎又一掙兩掙之間一犬從後直嚙其領而虎倒矣然犬恃人為威非有人喉之不敢也

鷹兔

鷹窠中往往有兔即鷹所生也其走能與鷹之飛同捷



凡鷹見兔必逐而搏之此兔度不能避則仰而簇四足於腹俟鷹至劈而開之則鷹爲所裂矣

木蘭物產

木蘭在熱河東北三百餘里本蒙古地康熙中近邊諸蒙古獻出以供

聖祖秋獮今每歲行圍大約至巴顏溝卽轉而南不復北矣巴顏蒙古語謂富也其地最多鹿故云山多童惟興安嶺稍有樹全場莊爲熱河總管嘗奉旨採木於木蘭謂余云巴顏溝之北多大木伐之從羊腸河流出熱河宮殿材皆取給於此有落葉松蓋氣益寒則松葉亦落矣木蘭出蘑菇最佳每秋獮駐營後土益肥故所

產尤美俗呼銀盤蘑菇取其形似非也蓋營盤之訛爲銀盤耳地有鼠土疎而墳一鼠在土中穿突土輒高起如塚余初入木蘭見遍地皆塚疑此中無人居何得有此後在戎帳中日將暮坐褥前尺許地漸墳起詫爲異事袁愚谷謂勿怪此有鼠在其下也明早再入視則高尺許如塚矣然後知向所見皆鼠宅也野雞味最鮮初在草中爲人馬所驚輒飛起然飛只在兩山間不能越山而過力竭則撲而下入草中尙能衝十餘丈過此則以首伏叢薄不見人卽自以爲人不見矣俯而拾之尙活數十錢卽買得故可煑湯以待雞之至也凡水陸之味無有過此者土人云木蘭中多榛松子野雞食之故



肉尤美云

蒙古食酪

蒙古之俗羶肉酪漿然不能皆食肉也余在木蘭中有蒙古兵能漢語者詢之謂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窮夷但逢節殺一羊而已殺羊亦必數戶迭為主割而分之以是為一年食肉之候尋常度日但恃牛馬乳每清晨男婦皆取乳先熬茶熟去其滓傾乳而沸之人各啜一碗暮亦如之此蒙古人饘粥也

蒙古尊奉喇嘛

蒙古俗最重喇嘛即僧也非特近邊諸部落也凡喀爾喀準噶爾及土魯番青海西番西藏等處無不虔奉恐後喇

嘛之首號胡土克圖猶內地所稱大和尚也尤以西藏之達賴喇嘛為大宗謂之活佛相傳即如來後身世世輪迴者將死則自言托生處其弟子如期往奉以歸謂之瑚畢勒罕至十六歲始放參則又為達賴喇嘛其實偽也喇嘛死弟子號諦巴者訪某家生子輒托言喇嘛後身而迎以歸幼即教以經典至放參後有來謁者諦巴先為述其家世令喇嘛見之一二語道著輒共驚為前喇嘛轉世也故崇信尤甚然西藏路遠西北各部不能往參則各有胡土克圖掌佛教於國中大者其王亦執禮惟謹小亦各嚴重於一方每胡土克圖出行無不膜拜道旁以金寶戴於首獻之但得其一摩頂便以為



有福歡喜無量并不必胡土克圖也卽凡爲喇嘛者諸番亦無不尊奉之所至讓穹廬與居宰羊馬奉酏酪夜則妻妾子女惟所欲謂之供養惟恐不得當其俗然也雖愚而可憫然千百年來習尚如是故國家於西北諸部亦因其俗而加禮於胡土克圖有時竟得其用如乾隆十五年西藏王朱爾墨特那木扎爾有異志駐藏大臣傅清及拉布敦誘而手刃之其番衆咸挺而爲亂達賴喇嘛出諭遂止三十一年喀爾喀部青滾雜卜斷驛道而叛鄰部將應之其地有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休於定邊將軍之言獨不從亂遂皆戢其明驗也是以上亦有國師號章嘉胡土克圖住京師之梅檀寺每元

旦入朝黃幃車所過爭以手帕鋪於道伺其輪壓而過則以爲有福其車直入東華門蓋尊寵章嘉正所以帖服外夷乃長駕遠馭之深意余嘗見章嘉顏狀殊醜劣行步需人扶然蒙古經及中土大藏佛經皆能背誦如瓶瀉水汪文端嘗叩一佛事輒答以某經某卷檢之果不爽則其人亦未可淺量矣

黃教紅教

喇嘛有黃教紅教之別黃教者專以善道化人使勉忠孝息爭競達賴喇嘛及大胡土克圖皆以此重於諸部也紅教則有術能召風雨并呪人至死平西陲後嘗取準夷之習此術者入內地令之祈晴雨亦有小驗



達瓦齊

達瓦齊既至，行獻俘禮，繫白組，跪闕下。上以其未抗拒也，特赦之，封以親王，賜策，擇宗室女配之。然不耐中國風俗，日惟向大池，驅鷺鴨，鬧其中，以爲樂而已。體極肥，面大於盤，腰腹十圍，羶氣不可近。其從人亦皆厄魯特故，羶益甚，十步外卽令人掩鼻。然性淳厚，忠謹嘗扈從行圍。

上下馬，坐茵，未至方，小立。達瓦齊輒手捧落葉，堆於地。

請

上坐

上大笑，賞銀幣，以寵之。

黑水營之圍

黑水營之圍，孤軍陷萬里外。凡三月，得全師，以出誠千古未有之奇事也。將軍兆惠旣深入，葉爾羌賊衆我寡，且馬力疲，不能衝殺，乃佔一村寨，掘濠築壘，自守。卽所謂黑水營也。所掘濠旣淺，壘亦甚低，賊可步屨入。遂日夜來攻，而我兵處危地，皆死中求生，故殺賊甚力。賊懼我兵致死，欲以不戰收全功，別築一壘於濠外，爲長圍守之。如梁唐所謂夾城者。意我兵食盡，當自斃也。而營中掘得窖粟數百石，稍賴以濟。賊又決水灌營，我兵泄之於下流，其水轉資我，汲飲已而隨處掘井，皆得水。又所佔地林木甚多，薪以供爨，常不乏。賊以烏槍擊我，其



鉛子著枝葉間每砍一樹輒得數升反用以擊賊惟拒  
守既久糧日乏僅瘦駝羸馬亦將盡各兵每乘間出掠  
回人充食或有夫婦同掠至者殺其夫卽令妻煮之夜  
則薦枕席明日夫肉盡又殺此婦以食被殺者皆默然  
無聲聽烹割而已某公性最嗇會除夕明公瑞常公鈞  
等皆至其帳聚語屈指軍糧過十日皆鬼錄矣某公慨  
然謂吾出肅州時有送酒肴者所餘餽飭今尙貯皮袋  
中呼奴取出供一啖時絕糧久皆大喜過望旣飽而去  
則私相謂曰某公亦不畱此事可知矣不覺泣下蓋自  
十月初旬被圍至此已將百日無復生還望也而  
上已預調兵在途富將軍舒參贊率以進援果毅阿公

又以駝馬至遂轉戰而入兆將軍亦破壘而出兩軍相  
遇乃振旅歸是役也地在萬里之遙圍及百日之久不  
傷一人全師而返 國家如天之福於此可見然向非  
預調索倫兵在途將緩不及事於此益見  
睿算之遠到云其年遂盡平回地

### 俄羅斯

西北諸國惟俄羅斯最大我朝平準夷後西北萬里  
悉入版圖準夷西北爲哈薩克而哈薩克外皆俄羅斯  
地也中國之正北出居庸關五千里始至喀爾喀之烏  
里雅蘇臺爲邊境盡處亦與接壤其地有一種人號烏  
良海有我朝之烏良海亦有俄羅斯之烏良海此正



北之連界處也乾隆二十二年間曾遣使來借遼東之黑龍江運糧則其國境又與我東北之黑龍江相接也回部之外爲拔達克山而拔達克山之外又係俄羅斯地則其西境又包衆回部矣不寧惟是康熙年間我朝徵大西洋國之能占星者西洋遣南懷仁高慎思等由陸路來亦假道俄羅斯三年始至則其國西境又直至西海矣兆將軍西征時聞西北有冀國者其城周五百里皆銅鑄成豈卽俄羅斯耶抑別一國耶俄羅斯至今爲我朝與國不奉正朔兩國書問不直達宮廷我朝有理藩院彼亦有薩納特有事則兩衙門行文相往來其字又與蒙古異內閣嘗另設中書二人專習其書

文以便文移其印則圓如三寸盤而油硃堆紙上厚數分不與內地印色同也紙亦潔白可愛其國歷代皆女主號察罕汗康熙中內此不同內此亦不同聖祖嘗遣侍衛托碩至彼定邊界事托碩美鬢眉爲女主所寵凡三年始得歸所定十八條皆從枕席上訂盟至今猶遵守不變聞近日亦易男主矣

### 茶葉大黃

中國隨地產茶無足異也而西北游牧諸部則恃以爲命其所食羶酪甚肥膩非此無以清榮衛也自前明已設茶馬御史以茶易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爲撫馭之資喀爾喀及蒙古回部無不仰給焉太西洋距



中國十萬里其番舶來所需中國之物亦惟茶是急滿  
船載歸則其用且極於西海以外矣俄羅斯則又以中  
國之大黃爲上藥病者非此不治舊嘗通貢使許其市  
易其入口處曰恰克圖後有數事渝約  
上命絕其互市禁大黃勿出口俄羅斯遂懼而不敢生  
事今又許其貿易焉天若生此二物爲我朝控馭外  
夷之具也

回人繩伎

回人有能繩伎者與內地不同內地走索之法椽兩竿  
於地以索平繫於竿而人往來其上耳回人則立一木  
高數丈者其顛斜繫長綆屬於地回人手橫一木取其

兩頭輕重相等不致欹側則步綆而上直至木之顛并  
蹠一足而僅以一足踏於綆口唱歌良久始下真絕技  
也

上每出行武備院嘗以其人奏伎後偶有一人墜而下  
者

上憫之自此不得設







